

止庵 著

樗下讀莊

山東畫報出版社

樗下读庄

止庵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樗下读庄/止庵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74-1602-0

I. ①樗… II. ①止… III. ①道家 ②《庄子》—
研究 IV. ①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3056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60毫米×230毫米

14.5印张 28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6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新 序

我读《庄子》是自娱自乐，写《樗下读庄》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可以贯穿一生，如今我有空还是经常翻出《庄子》来读；自话自话到一定时候好像就以打住为宜。所以一九九九年《樗下读庄》出版后，关于《庄子》我只写过两篇小文而已。一是《庄子与〈庄子〉》，收入《六丑笔记》；一是《我读〈庄子〉与〈论语〉》，收入《云集》。二〇〇七年《樗下读庄》重印，我写了一段话印在书的封底：

“若从《庄子》中挑出一句话以概括全书，就是‘吾丧我’。‘吾丧我’即‘逍遥游’，果能这样，是为‘得道’。《庄子》的‘道’指事物自然状态，乃本来如此：‘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而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对人来说，是超越了固有价值体系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意识。拒绝固有价值体系，也就

是不在这一体系之内做判断，无论是‘是’还是‘非’。《庄子》形容为‘自适其适’。从根本上讲，庄学是‘心学’，一切都发生在头脑之中。”

现在我对《庄子》的看法，概况起来还是这样。只有一点补充：我一直以“吾丧我”概括《庄子》，但重又一想，这毕竟只是过程而已，虽然《庄子》主要讲的就是这个过程；但若论终极之处，还得说到“自适其适”，尽管没有“吾丧我”就没有“自适其适”，“吾丧我”正为了“自适其适”，苟能“吾丧我”也就“自适其适”了。不过我在书中稍嫌对“自适其适”强调不够，这里尚须再说几句。

“自适其适”凡两见于《庄子》，一在《大宗师》：

“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馀、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然则治庄者如闻一多，对此段话所属一节文字（“故圣人之用兵也……而不自适其适者也”）颇有质疑，其所著《庄子内篇校释》有云：

“……务光事与许由同科，许由者《逍遥游篇》既拟之于圣人矣，此于务光乃反讥之为‘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可疑者二也。朱亦芹以《尸子·秦策》证胥馀即接舆，其说殆不可易。本书内篇凡三引接舆之言（《逍遥游》、《人间世》、《应帝王》），是庄子意中，其人亦古贤士之达于至道者，乃此亦目为徇名失己之徒。可疑者三也。‘利泽施乎万世’，又见《天

运》，‘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又见《骈拇》，并在外篇中。以彼例此，则此一百一字盖亦庄子后学之言，退之外篇可耳。”

在我看来，不应简单地以属于内篇或属于外杂篇来区别庄学与庄子后学。“自适其适”又见于《骈拇》：

“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

即使《骈拇》是庄子后学之作，单看其将“自适其适”与“适人之适”相对立这一点，我也以为颇得庄学要谛。“适人之适”即遵从固有价值体系，“自适其适”即从中摆脱出来；“吾丧我”所丧的是“适人之适”，所存的是“自适其适”。

不过仍有两层意思需要申明：第一，“吾丧我”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心理活动，“自适其适”同样如此，或者说，行为意义上的“自适其适”只是不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第二，“自适其适”是针对“适人之适”而言，更侧重于否定一面，若是肯定则还不能死死抱住一个“适”字不放，此即如《达生》所云：

“忘足，屣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也就是说，“自适其适”最终要落实于“忘适之适”。回头看我在书中的解释也还不差，抄录于此，且为这篇新序作结：

“王先谦《庄子集解》：‘本性适而无往不适者，是自适其适，不因物而后适，乃并其适而亦忘之也。’话说到‘适’还不到极致，

真要是‘适’就不再有‘适’的意识；‘忘适之适’才是‘无待’，才是得道。”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原 序

清人项鸿祚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似乎是有意要对庄子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唱一点反调，然而在我看来他们说的原本是一回事，不过一个是从生命的终点往回看，觉得所做过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是从生命的起点往前看，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则一生根本无法度过。在我迄今为止的“有涯之生”里，所干的“无益之事”只是读书；东翻西看了些年以后，我想定我这一辈子至少也要仔仔细细地读一本书。应该是那么样的一本书，它由得我不计光阴地反复体味，而其价值或魅力不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减损，也就是说，这件“无益之事”真的能够成为我的“有涯之生”的对应物；我选定了的是《庄子》。

一九八六年冬天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将当时能找到的

七八种《庄子》注本一并摊在桌上，原文连带注疏逐字逐句地对照着读，同时置一簿子，记下自己零碎的感想。这样花了四个月的功夫，算是第一次把《庄子》给读完了，我的笔记也写了约有五万字。虽然当时的体会还很肤浅，但我对庄子哲学的大致看法在这里已见端倪。后来又断断续续地读过《庄子》的另外一些注本，特别留心的是众说纷纭之处，差不多每个细部我都能从前人那里得到启发，但是我自己对于整部《庄子》和自具框架的庄子哲学，则越来越不能完全认同于其中任何一家的说法。这期间在与朋友的通信与交谈里也曾大致说起我自己的一些见解，知己者比如亚非兄就觉得我已经有了个系统的认识，一再鼓励我把它当回事儿地写出来。前年夏天我和 Francois Morin 说起这事，他用不大在行的汉语说：“你该想好，要说的是庄子呢，还是你自己？”这番话也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我从头再做十年前做过的事，利用所能找到的所有注本，以整整一年的业余时间重新读了一遍《庄子》，这回几乎可以说是一句句都读通了，所写的笔记则有三十多万字。然后再用半年的时间整理这些笔记，结果就是现在这本书了。

我也曾想过要写一部关于庄子哲学框架的系统论述，但是最终还是把这想法暂且撂下了，或许若干年后我还会做做那类尝试，但是目前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样子，用一句时髦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文本研究。我对于庄子哲学确实有个框架方面的认识，但是这一认识完全是根植于对《庄子》文本的细微体会；反过来说，对于《庄子》文本的体会正反映了我对庄子哲学框架

的基本认识。所以迄今为止我关于庄子哲学的话全都说在这里了，我之所谓“关于庄子哲学框架的系统论述”写与不写其实也就不大吃紧。然而如前所述，《庄子》是我一生所要仔仔细细读的书，将来再有什么新的想法冒出来也未可知，所以犯不上预先就把话讲得过于死了。

多少年来读《庄子》所得出的想法可以分为书里书外两类。关于《庄子》书里的想法都写在我的书里，这里不再重复；涉及书外的一些想法倒是可以简略地一说。因为《庄子》这书和庄子这人确实有一些问题，真正要想研究庄子哲学是不能够完全绕过去的。也就是说，关于《庄子》书里的想法是以关于书外的想法为基础。但是这一部分说是“想法”，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前人讲过的，只不过前人（以及今人）还讲过一些与此相反的想法，结果就有点儿混淆了，我也只是择善而从罢了。

《庄子》一书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很多论家都说过，如同先秦别的子书一样，这也是一派人著作的总集，大约从战国到西汉，陆陆续续地写出来，最终编在一起，叫做《庄子》。但是这所谓一派人看法并不相同，有庄学的，有庄学的后学的，有庄学的后学的后学的，后学对前人的说法有所发挥，发挥而又发挥，结果就有所矛盾，甚至根本对立起来。所以与其说是“一派人”的著作，不如说是“一脉人”的著作更恰当些。另外还有些完全与此无关的成分，纯系孱杂。如果《庄子》中存在着一个哲学框架的话，那么它对自身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统一的，具有一致性的，或者

干脆说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是假如我们基于《庄子》一书的全部内容，根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这样的哲学框架；所以只能取其中一部分而舍其中另一部分。关于《庄子》的内篇、外篇和杂篇的分类，历来有很多解释，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内在性的依据。只是比较而言，归在内篇里的显得更纯粹一些，所以就有可能以内篇的主要部分以及外、杂篇中与其相一致的部分为材料构筑一个我们称之为“庄子哲学”或“庄学”的哲学框架。

但是《庄子》内篇虽然最为重要，它并不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关于内篇那些怪异而且往往与内容并不相符的篇题，早有很多论家表示怀疑，认为是西汉以后人所拟。而在我看来，与篇题重新被命名过相似，现在内篇的顺序也是后人出于某种目的所做的重新排列；所有这些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对庄子哲学的一种改头换面，是想要做成一个与内篇主要部分的真正内容并不一致甚至是方向完全相反的“庄子哲学框架”。我不是说《庄子》原来有个什么顺序，我是说不能限制于现有的这个顺序。至于那些从现有内篇篇题与顺序出发对于庄子哲学所作的说明，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要想根据内篇（并结合外、杂篇的相关部分）构筑一个庄子哲学框架，只能把立足点放在这一部分《庄子》的文章本身，而不能被后人所有那些加之于它的东西所左右。《庄子》内篇本身也有相互抵触之处，说明其中也有麁杂，这也已经某些论家指出过了，这些麁杂的成分同样不能成为构筑庄子哲学框架的有效材料。

从前有人把《庄子》三十三篇分为“条记而首尾一义”、“条记而非一义”和“首尾成篇”三组。我们分别加以考察，发现最后一组从内容看与体现于内篇主要部分和外、杂篇的相关部分的庄子哲学框架最是抵触，最有可能是后学的后学之作或是别家著述的纂入。所以“条记”应该说是庄学以及庄学的后学（在我看来，他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庄子哲学框架）的作品的特点，也就是说，除了那些显然与庄学本身无关的篇目外，《庄子》并没有完整的文章，所谓的“篇”只是若干段落的有意义或无意义的集合。从“不成篇”到“成篇”也正好反映了文章产生年代的早晚。如果不是局限于《庄子》的“篇”，而是以篇中的段落作为研究单元，我们对于庄子哲学的研究可能会更深入一些，所得出的结论也就可能更有说服力一些。

我们在这里讲“庄子哲学”或“庄学”，严格说来，应该是指体现在《庄子》内篇的主要部分和外杂篇的相应部分中的作为一个基本思想框架的哲学。根据《荀子·解蔽》、《庄子·天下》等的论述，似乎把它归在庄子的名下是最合适的。但是我们只能由这一套思想去推测拥有这思想的可能是怎样一个人，却不能根据现有的那些资料先来设计好这个人如何，再去看他能有什么思想。《庄子》中关于庄子有很多描述，此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有庄子的记载，似乎据此也够做成一篇“庄子生平”的了，但是《庄子》一书“寓言十九”，不要说臆造出了那么多的古怪人物，就是讲到老子和孔子时至少也都是虚实参半，怎么会一说

到庄子就句句坐实了呢。何况其中关于庄子的描述也有自相矛盾而且与庄学根本立场不合的地方。在我看来，《庄子》里的庄子多半也是个寓言人物，后学和后学的后学各以其意思加以塑造，所以不能达成一致。至于以《庄子》部分内容为蓝本的《史记》本传，同样也仅仅只能引为参考。若全依司马迁所说，则那一位“庄子”大概与我们这里所说的“《庄子》内篇的主要部分和外杂篇的相应部分”没有多少关系了。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牵涉到庄子哲学有没有一个明摆着的来源，也就是说，它是不是对现存《老子》一书的引申发挥。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究竟如何，“古史辨”派的学者多有考证，我是接受老子（即《史记》中说的李耳，也就是《庄子》一书中予以寓言化的老聃）与《老子》一书的作者根本就是不同的两个人这一论断的。如果我们把《庄子》看成一脉人即庄学、庄学的后学和后学的后学的著述，那么作为其中被寓言化的原型的老子可能在庄学形成之前，而《老子》的作者则是在庄学形成之后，即在庄学的后学与后学的后学之间。换句话说，《庄子》的大部分内容是完成于《老子》之前。现存《老子》一书的主要倾向与构成庄子哲学框架的《庄子》内篇的主要部分和外杂篇的相应部分根本就是不一致的。《庄子》中以“故曰”的形式出现的与《老子》相重复的文字，几乎都是后学以后之作。我们更不宜贸然引用《庄子》中未出现的《老子》内容来说明庄子思想的来源。一般说来，我是不大相信“老庄”这句通行的话的。

以上所说的这些，构成了我读《庄子》和体认庄子哲学框架的主要基础。再说一遍，这些差不多都是前人的研究所得，我得以花上十来年的“有涯之生”去干这“无益之事”，是得了历代论家的许多恩惠的。而如果没有在此之前接触过清代以来辨伪学说（这一学说延续到“古史辨”派而发扬光大）的基本观念（并不单单是关乎《老子》与《庄子》关系这一件事），要想真的读懂《庄子》这本书，恐怕还是连门在哪儿都没找到呢。

此外还有几句闲话也想在这里说说，因为它关系到我读《庄子》所持的另外两个出发点。第一，中国哲学特别是先秦哲学虽然现在说起来一律顶着“哲学”这个名儿，但是它们自有其特点，与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涉及的范畴大相径庭，所以不可能把它完全纳入西方哲学通常呈现出的那种体系之中，也不可能按照通常对西方哲学进行定性的方法对它予以定性。在我看来，不光庄子，先秦无论哪位哲学家也不曾考虑过诸如本原之类的问题，他们无一不是把这世界当成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接受下来，在此基础上开始他们的思考的。第二，先秦哲学大多是讲如何统治或如何参与统治的，庄子哲学有所不同，它是关于个人的哲学。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当时存在着的自成框架的思想，我们对某一哲学加以研究，首先应该考虑到它作为一种哲学框架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所以我不大习惯做那种简单化的、实用主义的取舍与价值判断的。其实在这种取舍与价值判断面前，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个哲学框架已经被拆碎了，于是也就

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们所要谈论的是曾经存在着的庄子哲学，而不是依照我们现在的需要来假设出某一种可能性。我这一向想做的事情也就是我在别处多次引用过的孔子的“述而不作”那句话，如此而已。

这本书原本打算叫做《说道》，出版社方面希望我改一下，于是取名为《樗下读庄》。这当然与《逍遥游》篇末庄子好生赞美过那臭椿一番有关，不过赶巧我家南房后面就有这么一棵树，所以也可以煞风景地说我这乃是完全写实的，并没有什么比附之意。从前我出版过一本《樗下随笔》，原本它已经当过一回书名了，这回又来利用，似乎是有些黔驴技穷，又好像是要存心霸占似的，这真是不大好意思；不过可以说明一下，那树前年下了一夏天的豪雨之后其实已经死了，现在从我的窗户望去，只剩下一点儿秃干枯枝，恐怕就是想要再用也是没有法子的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日

提 要

与被称为是“中国学术之全部”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仅不同，而且相反，庄子哲学不是关于如何统治或如何参与统治的理论，而是一种仅仅与个人有关的思想。庄子哲学不超出现世的界限，而且其主要内容都是展开在人的头脑之中，从根本上讲它不关心“做什么”的问题——“吾丧我”就是“逍遥游”。庄子哲学没有改变世界的想法，所做的只是要换一副眼光，提出了一套新的价值尺度。所以这就是一种关于人的精神如何超越的哲学，通过“小大之辩”和“有待无待”两个既递进又平行的思路，使这一超越具有一种无限性。

庄子哲学在第一个层次上解决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所谓“无功”和“无名”的问题。它把社会视点变为个人视点，

使人最大程度上从社会里脱离出来，摈弃了人的全部社会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念。从这一点出发，庄子哲学不向社会提供任何价值，而所要求于社会的仅仅是最基本的生存而已，只有在这里才有一个处世的成分，这就是所说的“不用之用”。它是从“被治”的前提下考虑这些问题，由此出发，对“治”予以彻底否定，而不去讨论什么样的“治”才是好的。所有这些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对于他人的影响对庄子哲学来说只是一种余绪。

庄子哲学在第二个层次上解决的是精神和存在的关系，也就是所谓“无己”的问题。这首先是对于“社会的自我”的超越，自我身上一切来自社会的东西，包括意识、情感、价值判断等等在内，都在摈弃之列。继而要超越的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对生死意识。这里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把存在中一切人所不能改变的成分作为前提（被称为“命”）接受下来；第二，不以精神作为对存在的反映而认为它是对存在的无限超越，从而达到内心的自由境界，这就是所说的“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而且它强调这个精神境界并不应在行为上有意识地表现出来。

庄子哲学在第三个层次上解决的是理性和悟性的问题。只有在否定什么和肯定什么的初始阶段它是在理性思维的范围内，而最终超越了理性才意味着彻底的超越。对于“知”的否定从根本上讲就是对于理性思维和理性意识的否定。对庄子哲学来说，只